



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

【拒绝流行】硬装建设性

前段时间给一个大学生的评论大赛当评委，感受到了很多评论的一个通病，除了硬排比句，就是在结尾硬装建设性。本来评论写得挺好，用事实和逻辑去推理和论证，写到最后快结尾的时候，那种腔调就来了，或者情感没有到那种程度就“尴尬地高潮”了，或者是为了体现评论的建设性和作者对问题的驾驭，而硬给个“解决方案”。硬装建设性，往往都是评论的败笔，形成“尬尾”。

评论硬装建设性，包括以下几种情况：一、凭空展望一番，我相信，我认为，我对什么充满期待，让我们拭目以待。——你凭什么相信呢？你凭什么传递这种乐观呢？废话找活。二、什么是的契机，诸如，一个年轻生命的逝去，唤醒了整个社会的省思，这是不幸中的万幸。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愿某某事件警钟长鸣，成为推动某某改革的一个新契机。——悲剧就是悲剧，不要总想把悲剧说成“不幸中的万幸”，不幸就是不幸，不要给它一个光明的花环。三、加大制度建设，立个什么法，强化监管，制度安排，这些都属于无效宣示。



黄傑 香港学者、作家

【含英咀华】大湾区的文学杂志

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联盟定于7月6日在广州成立，联盟的使命在促进大湾区内各地文学的交流、合作、创新发展，在彰显大湾区文学的成就。在联盟可以举办的各种业务各种活动中，我认为其一是创办一本属于大湾区的文学杂刊。大湾区内的穗、港、澳、深等地都各有其文学杂刊，要办的这一本是整个大湾区的。

我国文学理论经典《文心雕龙》认为好的文学应该“衔华而佩实”，意思是充实的内容和优美的形式兼备；这本杂志应该有此特色。就暂时把它称为《芳香》吧。大湾区11个城市中，中山的市花是菊花，澳门和肇庆的市花都是荷花，东莞和佛山的市花都是白玉兰，香港是洋紫荆，广州是木棉，深圳江门惠州珠海都是勒杜鹃，飘送的芬芳已然扑鼻；广州名为花城，香港的名字中亦香味可闻。芳上添香，大湾区简直是超级大花园了。

文学可以“缺德”地批判，可以“歌德”地表扬。大湾区内不同城市对文学的“取态”不尽相同，其“德性”不无差别，但这本《芳香》要同心同德地侧重“歌德”。唐代韩愈有著名的“不平则鸣”说（内心激动了，不得平静，而发出声音）。作家应该为自己和世间种种不平事加以报道、表扬；也应该“鸣其盛”，鸣社会、国家以至世界之繁荣太平兴盛。

《芳香》应把一半或更多的篇幅给予报告文学和旅游文学。前者把区内的杰出人物和非凡事加以报道、表扬；后者描述区内众多的自然和人文胜景，以吸引旅游者的兴趣。



胡泳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别处生活】荣耀之所归

今之所谓“荣耀”(glory)，即古希腊的“美名”(kleos)。它与“听到”这个词有关，带有“他人听说你”的含义。当然，无论任何时代，普通人很难被听到；在希腊，大家传颂的是“英雄”的美名。

最早出现在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一词，仅仅是赋予每个参加特洛伊战争的自由人的称谓，他们悉数男子，很多牺牲在战场上。Kleos是荷马史诗的核心，指的是由于英雄的丰功伟绩而流芳百世的美名。《伊利亚特》如此开始：“女神，请歌唱佩琉斯之子阿喀琉斯的愤怒，这毁灭性的愤怒……把英雄的许多丰功伟绩送入冥府……宙斯的意图就这样实现……”而《奥德赛》的开篇同样呼唤女神：“缪斯女神，请为我叙述那位四处漂泊的英雄。”

荷马史诗中的两位大英雄阿喀琉斯和奥德修斯曾经有过一番交谈。阿喀琉斯告诉奥德修斯，他的母亲曾经和他说过，有两种命运支配着他的人生：要是他参与特洛伊战争，他将丧失回家的机会，但是会拥有永垂不朽的名声；如果他选择回家，这将意味着他失去作为一名伟大英雄所承载的荣誉，但他的生命却得到了保全。阿喀琉斯当然只要kleos——那是英雄战死疆场获得的极致光荣。

和阿喀琉斯不同，奥德修斯熬过了战争，但随后却经历了一场漫长的回乡(nostos)，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怀旧者。并没有什么荣归故里、衣锦还乡，有的只是英雄的气概——“一心渴望能像他一样从故乡升起缕缕炊烟，只求一死”。因为得罪海王波塞冬，奥德修斯风暴中只身逃生，为瑞西卡公主所救。公主的父亲设宴待客，盲诗人特摩多科斯拨动七弦琴唱人的伟绩，“让美名升上辽阔的天空”。他歌唱的英雄不是别人，正是人人熟知的阿喀琉斯和奥德修斯。

奥德修斯听得泪流满面，称盲诗人人为“英雄”，听信使把肉着递给特摩多科斯，说道：“大地万民之中，歌手最受人赞誉，因为缪斯教他们诵唱，她钟爱其中的每个人。”



蓝博洲 台湾作家

【生活速写】《台北恋人》的纪实与虚构

6月20日与24日，我在泉州华侨大学文学院与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各做了一场题为“《台北恋人》的纪实与虚构”的讲座。其实，谈论自己的作品非我所愿，之所以要讲，是因为作品反映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的问题。

我的问题意识起于1988年，在台湾中部苗栗小镇公墓旁的一座工寮，采访曾经在日据后期被征调到海南岛当日本兵的地下党人石老先生。也在那那夜夜长谈中，我第一次听到1949年4月6日台湾学生运动被镇压的历史，以及在那事件中名列当局通缉首要的师范学院学生自治会主席周慎源的名字及命运。老先生详细讲述了与周慎源在收留身份暴露的地下党人的北部山村的生活，以及他被国剿的警特乱枪击毙而尸骨无踪的命运，然后久久欲泣。从那天起，我展开了持续十几年的寻找此事件与周慎源的工作，并于2000年先后出版了名为《天未亮》与《麦浪歌咏队》的两校学生的口述证言，从而促成两校以及台湾教育与监察当局对当年受难学生的学籍平反。我于是又以萦绕心头久久不散的周慎源为原型，以两岸恢复往来交流的时空为背景，在我多年采集的证言与史料的基础上写虚构的小说《台北恋人》。2005年6月初稿三十七万字于苗栗山村写完，之后举家北迁，又搬了七次家，历经九年前所未有的身心困顿，终于在2014年2月完稿。然后在最后定稿的前一天，台北爆发了反服贸协议的所谓“318”运动。读书人的媚俗形象争先展露，敢于逆势直言者几希。我于是怀着与台湾社会对话的愿望重新校读了一遍书稿，并于北京旅次的7月再定稿。

9月，这本“不合时宜”的小说出版了。它显然得到一些文化界朋友的赞许，但总体上却是事先可以预料的漠视。为了突围，我于是在岛内(乃至大陆)的各校园展开巡回讲演，希望能够因此促使那些我想写给他们阅读的年轻学生(尤其是曾经参与“318”)静下心来阅读。这样，我的辛苦劳动就不是白费的了。



颜今 新加坡作家

【昙花的话】有尊严的鸟

安博罗国家公园(Amboro National Park)位于玻利维亚中部城市圣克鲁斯，由于面积广袤，山峦叠嶂错落有致，倘若没有向导引路，游客是不许随意进去的，万一迷路，安全堪虑。

宣传资料显示，国家公园里可供观赏的鸟类多达两百余种，我在出发前就已经满心期待了。

在曲曲折折的幽径里走了一个多小时后，我问向导麦克：“哎呀，怎么一只鸟儿的踪影也没有呢？”

麦克露出了一个神秘的笑容，说道：“待会儿，我会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

来到了一个小丘，麦克叫我找块岩石坐下。然后，他仰着脸，噙着嘴，一串清脆的鸟鸣就从他嘴里溜了出来，那鸟叫声，是如此逼真、如此清晰，简直就可以“以假乱真”啊！我可却隐隐然觉得有点不对劲，忍不住问道：“麦克，你这是干什么呀？”他得意洋洋地回应道：“我会模仿多种鸟儿的鸣叫声，鸟儿听到了，误以为是友伴在呼唤它们呢！你且耐心等待一等，等我再叫上三五分钟，你便可以听到群鸟满天飞舞的美姿了！”我闻声赶紧阻止了他：“喂喂喂，请你别再叫了，这是一种破坏自然生态的欺骗行为啊！”他耸了耸肩，道：“嘿，这只不过是一场无伤大雅的游戏罢了，你又何必如此认真！”问题是，我们知道这是一场游戏，鸟儿不知道呀！我们身处大自然，却用欺骗的手段恣意制造我们想看的虚假景致，就算最后真的看到了群鸟聚集的景象，然而，飞绕在我们身旁的，却是一群上当受骗而心情郁闷的鸟儿啊！

那天，在长达四个小时的徒步里，在那树木葱郁的丛林中，我只看到稀稀落落的几只鸟飞来飞去；然而，我明确地知道，那是有尊严的鸟，快乐的鸟。



杨小彦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

【横眉怒对】照相干什么？

最近因为偶然机会，认识一位摄影的朋友，年龄不小了，女性，尽照南方的奇风光，以及同样奇异的南极企鹅。她说自己是一个地道的南极迷，去南极上瘾，不去不行，最后家里人实在无法忍受，几近家庭破裂，为了生活和谐，才停止去南极的几近疯狂的举动，做其它更有意义的事去了。她说，开始去南极纯粹是为了照相，因为在那里，几乎每个镜头都会让人震惊，都会产生不可思议的美妙。后来，去的多了，关键是，结交了一些结伴同行的西方朋友，观察他们的作为，了解他们的思想，和他们聊去南极的目的，渐渐发现，原来彼此之间，原来有如此之大的差别，从中领悟到平日根本就无法理解的价值的。

我好奇，问之。她告诉我，先说一个差别，去南极的西方人，多是七老八十的老人家，用了平生的积蓄，做了积极的准备，最后人生的尽头，去一趟南极，好亲眼目睹大自然的奇观。她见我点头，说我还不太理解她的意思。她强调说，人家其实是不太照相的，先不说相机一般，即使带一部好的相机，也不太照，像他们中国人，照个不停，生怕景色溜过去了，生怕别人不知道这是照相。我说，为什么他们不照相？朋友盯着我，一字一句地说，他们是在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一种私下的观看，完全属于个人，不必要和别人分享。她突然发现，她之所以热心照相，就是为了给别人看，说是和别人分享，其实是一种视觉炫耀，一种忘却自我的因而是无我的举动。朋友略为沉思了一会，缓缓说，她明白了这一层道理后，再去南极时也不太拍照了，也学会了默默地注视，默默地体会，默默地自我对话。

她说，有一次，去南极一个险要之地，上岸还要步行走五公里路，深一脚浅一脚地，很是费力。同行有一个美国老人，有八十多了吧，走着走着，突然就心脏病发了，躺在地上不省人事，工作人员马上用担架把他抬回船上。事后知道，他不久就离世了。开始没想那么多，后来快回来了，才猛然醒悟，可能这老人一直就在船上，他们一路一路地死，和死人一起回。最后一个晚上，整晚都睡不着，心想，这老人的遗体是否就在同一层船舱上？等到船靠岸了，有警察上来，不久就看到他们抬着一副白色的担架下去。原来，心灵果然是有莫名的感应，让行程沾上了某种神秘的气息。

沉默了一会，朋友悄然说，看来那老头是自己去寻找这一结局的，对于死者来说，这样的走法，实在是最好不过的了。

末了，我问朋友，你现在还照相吗？她看着我，不照了，世界上有这么多大师，这么多人照相，她不愿意为世界增加更多无用的照片。

我说，或许，心像是照不出来的，也不需要去照吧。



钟红明 上海《收获》杂志副主编

【不知不觉】鬼故事的结尾

以前的聚会，文学是谈话的主题。那会儿我曾经拿一个问题，问过许多写作者：你愿意对别人谈你的作品构思吗？你怎么看自己的写作资源？

肯定和否定的回答都有。有人说，曾经讲述过自己的构思，小说的标题和主体故事，提前一小说，被别人写了出来，尤其标题，等于他小说最重要的内核，于是写到他一半的小说再写不下去。有人则很自信：即使别人听到了有什么关系？我写的肯定和别人不一样。

最近看到莫言的一套小开本的短篇集，背地里放上一本，去石家庄开了一个看稿会。其中有一篇《神童》，被阿城说成是“可能是我听过的最好的鬼故事”。引起我的好奇，觉得正代表我心目中英文的短篇气质：民间意味，蒲松龄笔法，亦真亦幻。就仿佛回到了乡村大树下，或者黑黢黢的窑洞旁，分不清神鬼玄狐，还是作者编排出来的那些充满民间想象与智慧的故事。

《夜渔》正是这样：写的是孩子“我”和九叔夜间去抓螃蟹的故事。环境描述和营造是很动人的，中秋时节，夜色漫漫，水天大地，九叔在河里筑坝，插上高粱秸秆编的栅栏，等螃蟹来到。然后，画风变了——

“九叔摘下一片亮晶晶的树叶，用双唇夹着，吹出一些唧唧啾啾的怪声。我感到身上很冷，便说：九叔，你别吹了，俺娘说黑夜吹哨招鬼。九叔吹着树叶，回头看我一眼。他的目光绿幽幽的，好生怪异……我慌忙咬了一下手指，十分疼痛，说明不是在梦中。伸出手指去戳了一下九叔的脊背，竟然凉得刺骨。”

是鱼怪变成了九叔，还是九叔变成了鱼怪？莫言的描述，将现实与幻境，都变得仿佛可以触摸。马灯的的光芒里，出现一枝洁白的荷花，“我”不由自主下水，走向荷花，怀着迷醉，怀着甜蜜的忧伤，但却接近不了。把我从水里捞出来的是九叔。然后我看到了一个脸如银盆的女人，鬓角上别着一朵鸡蛋那么大的白色花朵，香气扑鼻。我怕她是狐狸，要求摸一摸她屁股后面有没有尾巴，她答应了。而她插下一根高粱秆，青色的大螃蟹们就一只一只走进麻袋里……

天亮以后，我从睡梦里醒来，故事换成另外一个解释的版本：九叔说他摔了一跤，我就不见了。因此回村叫来了人，找了我一夜。而我身边的麻袋里，却是满满的螃蟹。我记住的是女人送的四句话：镰刀斧头枪。葱蒜萝卜姜。得断肠时即断肠。榴莲树上结槟榔。

鬼故事到这里好像要结束了，但莫言写了最后这个结尾：25年后，就像荷花女人当年说的，在中秋时节的试衣间，一阵香气扑面而来，一个女人翩然而出，“她对我妩媚一笑，转身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流里。她的笑容，好像一支利箭，洞穿了我的胸膛。”

都说莫言的短篇，往往安排了一个“豹尾”。是这样的吗？可我对荷花女人送的那四句话，其实并不理解真意。

观点 艺术家不能被科学家牵着鼻子走

廖令鹏

在“刘慈欣热”“流浪地球热”“机器人大战热”“生物进化热”等的热力推动下，科幻文学在当下正成如火如荼之势，一些作家纷纷角力科幻题材创作，那些具有跨学科知识背景，特别是兼具理工科与文科背景的人，也都纷纷加入文学大军跃跃欲试。面对未来各种未知领域，人们的头脑中总会碰撞出天方夜谭式的离奇故事，就像原始人遥望天河，神话故事便应运而生。

现在许多所谓的科幻文学，其实还是在历史及现实的想象框架下，虚构的一些科学(科技)幻想故事。但如果要把科幻文学当文学的话，就要回到文学的原点上。未来的文学有未来的文学性，而未来的文学性很大程度上是未知的文学性。假如用已知的文学性来书写未知的文学性，那么这一定是文学的灾难。这种现象当前十分普遍，比如稍微比较一下就会发现，地球末日、星际文明、智能机器人、生化变种、神秘物质等频繁出现在当下科幻作品中的主题，早已在欧美科幻作品里出现过了。与此类似的，还有玄幻、修真、灵异题材等类型小说，都有这个问题。

科学技术领域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遗传学者乔治·丘奇说：“你无法预测一个科学领域的未来。”美国人经常发布一些未来——至少是十年二十年以后影响人类的科学技术，如脑科学、物联网、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他们对那些科学技术的描述，不仅是告诉人们有一大批科学家在各个领域探索前进，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这些科学技术背后蕴藏着美国人对未来世界的展望或担忧。关于这些科学技术判断与情感，大概可算是已知但仍不清楚的未来，如果科幻文学仅仅对此作一些呼应，那么还谈不上真正好的文学性。

文学的优势在于，它通过激荡人心的想象，通过对人类情感的解剖，通过人的局限与未来的无限相互间所遭遇的矛盾斗争，呈现一些人们可能面临的“未知”；或者是，它直接塑造一种“新人”——生理构造(也许是内置了生物芯片的机械人)、世界观(也许是宇宙观)、情感(受到人与机器人、人与未来、人与虚拟现实)、生活(新的生活和工作场景)等不同于我们现在的人的“人”，那么，人与新人、新人与新人之间又将发生什么故事？这比人与人的故事将更加新颖，其中的文学性也将更加难以捉摸，想象和虚构那种未知的文学性恐怕也要困难得多。

对于虚构未来的科幻文学，每个国家和民族基于各自的历史文化、社会现实、情感认同可能都只会是作为一种资料性的参考。现在，我们以空前的行动力，向人类未知的领域进发，这种参考是有价值的。比如我们的神话故事和志怪故事，是否能成为与未来联通的一种途径？站在花果山仰望天空，太空中的“悟空”正在遨游，它不是在大闹天宫捉妖怪，而是每天都在捕捉暗物质粒子碰撞之后留下的蛛丝马迹。“中国天眼”(FAST)据说可能在未来发现4000多颗新脉冲星，如果它哪天真的探测到一种可以让人延年益寿的物质或射线，又因公平问题被阻断这种探测，对于人类来说这是福是祸，等等。这样的问题数不胜数，对于未来的未知，这或许根本不是一个“问题”。

所以，科幻文学不能完全依赖科学技术，也不能只着眼于后人类世，更不能以“后现代性”来敷衍一切，未来越来越复杂多变，我们应该创造一些更加开放且面向未来的想象路径，给我们的想象空间多一些BUG，多一些出口，不要让科学技术限制了我们的虚构艺术，科学技术是科学家的事，艺术家不能被科学家牵着鼻子走！

聚焦 2009-2019，“许钦松创作奖”十年间累计资助105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艺术家，资助金额达670万元。今年的“许钦松创作奖”日前揭晓

十年结出艺术硕果

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7月2日晚，“十年一刻”2019年“许钦松创作奖”颁奖典礼暨十周年庆典在广州美术学院大学城美术馆举办，现场揭晓了2019年度“许钦松创作奖”的各项获奖作品。

“许钦松创作奖”设立于2009年，由许钦松一己之力，于其母校广州美术学院成立，旨在为艺术类毕业生进入专业领域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激励青年艺术家坚持创作。

“许钦松创作奖”希望鼓励艺术类毕业生在走出校门之后仍坚持艺术创作，把这种源自广美的理念传递到广东乃至全国。2017年6月，许钦松出资创办广东省许钦松艺术基金会，以期更好地整合资源和平台，扶持青年艺术家持续创作，积极参与艺术公益社会服务。

2009至2019年，“许钦松创作奖”已走过10个年头，见证了一代代青年艺术家的成长与蜕变。据统计，“许钦松创作奖”十年间累计资助105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艺术家，资助金额达670万元。

今年“许钦松创作奖”的作品征集，吸引了来自全国乃至海外的高校学子、留学生和青年艺术家群体的关注及投稿。同时，今年是“许钦松创作奖”在广东10所目标高校的基础上，首次落户全国八大美院的西安美术学院、湖北美术学院、陕西师范大学、安徽师范大学、湖北美术学院张璐的铜版画《烦》、西安美术学院韩墨的中国画《披靡步荒疏》等作品获得银奖。

在研究生组，广州美术学院耀纯的《时光叠变》系列以光影呈现时间之变的视觉享受，表达作者对时间轨迹中个体与集体生命状态的思考，摘得金奖；此外，湖北美术学院肖焜的《树上的男爵》、西安美术学院岳楷杰的版画《INXX》等作品获得银奖。

7月2日至9日，广州美术学院大学城美术馆还将持续展出“十年一刻”2019年“许钦松创作奖”的全国总选入围及获奖作品，以及《时间之维——许钦松创作奖的十个优秀案例》，吸引更多公众通过逛展、观展，近距离读取创作者的故事。



中国美术学院李奕昉《小夜曲系列》纸本水彩 36x36cmx12 (本科生组金奖)